

# 上海：“楷模社区”里的三代劳模故事

位于上海市徐汇区的田林街道，是个生活和工作着10余万人的社区，有退休和在职的劳模及先进工作者130余名，其中在职全国劳模10名，市级劳模41名，他们最大的91岁，最年轻的才33岁。让一位劳模成立一间工作室，带动一方社区、一家企业、一车乘客……最终形成一支榜样队伍；街道以党建引领、劳模示范，全方位打造先进服务阵地地图、资源区域图和联动共建图，一个“楷模社区”是这样干出来的



▲从左到右依次为：苏嵘、方进、陈庆云、王承。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本报记者周琳

## “70后”苏嵘：她是社区女版“李云龙”

在京参加表彰大会回沪是晚上，家人早已呼呼大睡。“在他们看来，我都能当劳模，全世界就都是劳模了！”苏嵘哈哈大笑了起来，又放低声音偷偷说，“别看我在社区跑得欢，在家里我可会偷懒了。”

1972年出生的苏嵘是田林街道长春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在基层做社工已经18年，因为脾气爽朗，被居民们亲切地称为“苏大侠”。

“我运气好，硬骨头总是被我啃。”徐汇区的第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恰出现在苏嵘负责的小区，这是上海最早的确诊病例之一，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

那会儿各类防疫物资已经非常紧张，学医出身的苏嵘，从家里拿了两件雨披，戴着口罩，带上消毒水，就去帮这家人收垃圾，然后骑着助动车风风火火就冲到医院给病患送物资。结果，放下“物资”刚离开的苏嵘就接到了病患的电话：原来“一顿操作猛如虎”的她，把垃圾放在了医院，把物资又带回来了。

刚开始确实有些惊慌，但“苏大侠”很快镇定下来，“经历过非典和禽流感，谁还没个半桶水？”

回来后，她第一时间给社区所有居委干部打了电话——“都回来！”党员和男人先上，但我是第一梯队小队长。我倒下了，你们都是第二梯队队长！”

一场轰轰烈烈的社区防疫战就此打响，苏嵘100多天基本没有休过假。这位从小在西北长大，20多岁来到上海，说话嗓门大、音调高，做事雷厉风行的女书记，展现出了自己细腻的一面。

患者家属自己带着孩子居家隔离，苏嵘判断出其心里一定很紧张。她用自创的社区工作“土办法”安慰家属——“每天晚上，我都打电话唱歌给对方听，不管我唱得好不好，先听了再说嘛。”

最开始苏嵘唱的是沪剧经典选段《为你打开一扇窗》和讲述红军的《四渡赤水出奇兵》，唱到“横断山，路难行”的歌词，苏嵘一想不对，这不是加重心理负担吗？她立马又换成了网络上最流行的《左手右手》《火红的萨日朗》，还给孩子唱起了《蓝精灵》。苏嵘煞有介事地命名，这叫“心理慰藉法”。

给患者家属送物资，她说自己就像一个“小偷”一样，弯着腰悄悄地爬上楼，“想保护他们的隐私，他们心理压力其实非常大，而且也不想给其他居民们造成恐慌。”

一开始有社区干部有畏难情绪，不愿意帮忙参加社区的消毒工作。苏嵘没有单刀直入做思想工作，相反，每次消毒时，她不仅自己冲在第一线，还鼓励社区干部和社区里各处盛开的花朵“自拍”，还把照片天天发在了工作群里。一方面，让所有居民都能看到，居委干部一直都在；另一方面，那些从来没有“自拍照”的社区干部，后来也红着脸要求加入队伍。

“这叫欲擒故纵。”苏嵘说。

后来，不管哪个居委有疑问，都第一个给苏嵘打电话。一次，隔壁居委也发现一位确诊病例，苏嵘来到医院看到社区工作人员要进病房，防护设备却一般，就拿了一个马甲套在了对方头上。“没问题，随时随刻，我就是你们的12345。”苏嵘说。

经历了数个小区工作的苏嵘，在当地干部群众看来，特别善于“处理矛盾”。而苏嵘的秘诀就是：只要能给居民做事，任何人她都可以去“理论理论”。

2004年以来，苏嵘先后担任了5个居民区的党总支书记，每个都是矛盾较多的“硬骨头”。有个小区路面因先期设计缺陷，年久失修致使主干道坑坑洼洼，物业和业委会因此矛盾重重。居委、物业、业委会俗称为居民区里的“三驾马车”，四是（上接13版）“罗日盖是我们牧民群众的好朋友，大家见到他来，就像见到了希望，非常欢迎。”满掌乡党委书记尕藏当智说，大家都知道，这片黑土滩的变化，离不开罗日盖的辛勤付出。

1981年参加工作以来，罗日盖平均每年在野外工作超过200天。日复一日的野外作业，他几乎用脚步丈量了达日县的每一寸土地，到访过每一户人家。

“哪里退，哪里补。”每年冬天，罗日盖奔波在草原深处，挨家挨户询问每户牧民家具体情况，实地查看黑土滩，选择确定来年春天播种草籽的地块。连续奔波在达日县草原沟壑，几乎全年无休。

“罗站长丰富的种草知识，都是靠跑出来的。”达日县生态环境局副局长赵恩来说，他没怎么读过书，“全靠一双腿，一步步走出了达日草原的今天。”

夏日阳光灼得人睁不开眼，冬天狂风打得脸刀割般疼……草原上危险艰辛、各种意外，对罗日盖而言早已是家常便饭。

2002年2月，刚结束满掌乡鼠害调研的罗日盖，和一名专家驱车返回县城。白茫茫的积雪将土路盖得严严实实，在一处急弯处，汽车打不动方向，直接冲撞到草地上，车辆前盖破裂，保险杠脱落。

你是什么样，你所在的土地就是什么样。有了一群生动的面孔，这句话才有了实实在在的分量。

田林是上海百余个街道中“平平无奇”的一个，也是因为这群生动可爱的人而变得既欣欣向荣，又烟火生情。

他们如同每一个平凡的我们一样：是你上车时的一个微笑，回家时的一声问候，逛街时的一句当心，或者是在你不知道的角落，坐着一辈子“冷板凳”，从少年到老耄，在实现自己个人梦想的同时，成就了一个伟大的国家。

采访中，陈庆云说起自己已91岁，会说一句大

各跑一方，问题不得不一再搁置。

苏嵘不理睬这些困难，进社区党员、困难家庭、居民骨干家中，哪个人最和居委“对着干”，她就先从哪里下手。三个月里走了一百多户，在矛盾最集中的几个居民身上就花了三四百个小时。有个业委会的成员出于私利，始终不愿意配合，苏嵘和居委、业委会偷偷拉了个小群，定下“军令状”：一晚上必须把群扩大到150人以上，在群里收集业主们的同意书。结果，还真让她干成了！

“非典”时苏嵘只有30岁出头，让她在居民区“一战成名”的是与一位美籍高管的“较量”。这名高管最初并不配合社区防疫，苏嵘义正词严地说：“请你戴上口罩再跟我对话。”对方被苏嵘的气势折服，问她是谁。在得到“我是一名中国社区工作者”的回答后，这位美籍高管感叹：“中国社工了不起。”

曾获上海市劳动模范、上海市优秀党务工作者、上海市“三八”红旗手等荣誉，苏嵘也算是一个社区名人了，“生活有什么变化吗？”记者问她。

“荣誉多了，请我出去讲课的人就多了，讲课费多了，就能给居民做更多公益了。因为‘买汰烧’都是老公承担，所以工资是要严格交给他的。”苏嵘又爽朗地笑起来。

## “80后”方进：公交车界的“一拳”超人

一天3个来回，每个来回有49个站台，共计147个公交站点，每次公交车停靠进站，车身离站台都精准保持“一拳”的距离。

作为上海最知名的红色公交线路71路的“一号车”司机，方进时刻把这个标准放在心里：这个距离，可以让乘客更方便地上下车。

公交车司机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日复一日的枯燥劳动背后是深入骨髓的细致，最终形成一种“肌肉记忆”，这就是属于方进的“匠心”。

从最早弯腰需要站起来才能扭动方向盘的汽油车，到驾驶柴油车、“辫子车”（电车），再到现在的中运量新能源电车，1982年出生的方进已经是开了16年公交车的“老司机”。

1949年就曾开出线路、2017年重新开启的71路，沿途经过上海不少知名红色地标，是公交车司机都希望开行的线路，考核标准自然苛刻：需要5年以上驾龄、30万公里安全里程，还有年龄限制。

即便是像方进这样的“老司机”，依然要重新学起——考电车的N驾照、练车、背熟交通法规，“1400个题目重新学一遍”。

这还只是个开始。

晚上11点半运营结束后，到第二天凌晨4点半发车，中间的5个小时才是“新手”做任务的机会。电门的走向、站台的位置……18米的公交车像巨龙一样，如果站台有弧度，怎么把“车屁股”甩进去，更是技术活，每人每晚可能只能轮到一个小时练车。

凭借着丰富经验，罗日盖稳妥处置后，冷静地开车驶回道路。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说，常年在草原上，多少会遇到各种突发意外情况，“人没了不要紧，草还在就行。”

“哪里有黑土滩，哪里就有罗日盖的身影。”40年来，罗日盖走遍了达日县33个行政村的沟沟壑壑。那座山上住着几户人家，哪条沟里有多少黑土滩，谁家草场需要种草，他心里装着一本账。

索南昂毛和罗日盖共事7年来，下乡从不带地图，不开导航，“因为罗站能精准知道每家牧户住在哪条沟，他是草原上的‘活地图’”。

保护生态、守护家园。达日县委书记牛得海介绍，通过实施三江源生态保护，以及退牧还草、生态修复等治理项目，近年来达日县草地植被覆盖度从46.7%提高到57.28%，天然草地鲜草平均亩产量由原来的115千克，提高到现在的150千克，“罗日盖就是扎根在达日草原上的旗帜”。

“我是牧民的孩子。”罗日盖说，“通过我们这代

白话：“每天世上多少人在干活呀，你就拼命往前跑，也不一定跑得过别人，但这就是劳动的意义呀！”

苏嵘讲到工作辛苦、矛盾难解时也透露自己曾三次想要辞职，可一转身想起自己离开居民区时，有老太太送她的一包红枣一包糖，又舍不得，“一个人总要学会闯荆棘的。”

光环之下，他们同样是一群有着“人之常情”的凡人，却在平凡的岗位上闪耀着微光：干，就对了；否则，都是空谈。

为了更好发挥楷模的榜样作用，街道也给予了一系列的加持：依托区域内劳模创新工作室、工

这一小时对于方进来说特别宝贵。为了能通过考核，连续一个月，他都在夜间练车，力求每次都能“一拳”到位。

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师傅、另一位“劳模”徐美玲。

徐师傅有个百宝袋，里面装着针线包、晕车药等物品。起初，方进搞不明白：公交售票员，带这些干什么？有一次，一位白领在车厢满脸通红，做起“金鸡独立”的动作，徐师傅从百宝袋里掏出创可贴贴上——原来，这位白领的脚被高跟鞋磨破了，正需要创可贴。

让顾客感受到无声的关照，这是方进从师傅身上学到的特质。

于是他自己设计了大量为乘客省心的“奇招”：老年人上车后掏卡不安全，就为他们设计出挂脖式的收缩卡套；上下车的台阶上，贴满了反光的条幅和防滑条；途经盲童学校，他就把车门精准对准校车门接盲童上下。

因为这些特别的“关照”，那些随机走上这辆车的乘客，好像也无意间走进了方进的人生：家里有喜事，老乘客可能会留一盒喜蛋、一包喜烟在调度站；水果摊主感受到了照顾，偷偷地在调度站留下了一箱水果……

最戏剧性的是，几年前的一天，一位老太太问他“谈恋爱”了吗？方进说没有。没几天，老太太送给他一张纸条，说她带着女儿乘过方进的车了，这是她女儿的QQ号，希望他联系。如今，这位乘客已经成为了方进孩子的妈妈。

“做老百姓的专职司机”，在方进看来，这就是能让人快乐一辈子的事情。

所有的71路公交车司机都有一个心照不宣的默契：每周六早上7点前后的吴宝路公交站，都要掐着点，尽量等候一位固定的乘客。

这样的举动，方进已经坚持两年了。每到那时，一位已过半百的阿姨会推着轮椅，送她的儿子去武警医院做血常规。如果公交车快到，远远地，方进看到这位阿姨还没到达站台，就有意识地放慢车速，多等一个红灯，让她能推过来、搭上车。

方进至今不知道这位阿姨的名字，阿姨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每次总能准时上车。

“来自陌生人不经意间的一丝温暖，这就是家门口的公交车吧。”方进说。

## “70后”王承：瑞典同事说我是“Chinese Hero”（中国英雄）

要去北京参加表彰大会，王承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和瑞典籍店长安迪解释自己的请假理由。同事七嘴八舌地说了半天，安迪说了一句，“我知道了！劳模就是Chinese Hero（中国英雄）。”以至于参加表彰大会回来，安迪听说王承带着几位同期的劳模到公司交流，就来要求合影，因为这是一支“Chinese Heroes Team（中国英雄联盟）”。

王承是上海宜家家居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安

匠（技师）工作室等，策划开展“传技艺、帮技能、带高徒”的活动；策划田林劳模特色的红色主题打卡路线，听劳模故事、品社区发展，让更多居民参与，实现基层社区治理共建共享……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是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这大概就是劳模的力量：你不必仰望他们，大可以成为他们。

全风险经理，迄今在宜家工作15年。入职时，这家外资企业刚进入中国市场时间不久，“宜家是一个内循环，以往对外部的依赖度很低。相当于企业最初就是关门关窗的，慢慢地才愿意请你来坐坐。”王承说。

在王承看来，工会不是一个只搞搞文体活动、群众喜闻乐见就行的地方，而是一个让职工发声，在合理场合提出合理诉求的平台。

刚到工会任职不到一年，在职工的支持下，王承就有了一个“出圈”的想法：他决定代表工会、代表职工，向公司行政方提出开展集体协商的建议。

当时，店长是一位法国籍店长，他对工会的文体活动比较支持，但对中国工会工作带有偏见。不出所料，管理层婉转地拒绝了这一要求。

权益谈判，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换位思考，资方的许多顾虑，也并非有意刁难。王承收集了大量数据、事例和政策法规，一次次寻求和管理层沟通，抓住一切可能探讨集体协商的优势与必要性的机会。管理层最终坐到了谈判桌前，和王承以及职工代表们进行平等协商。

王承有理有据地详述提高工作效率、职工满意度的重要性，并介绍了职工对改善企业经营的建议。很快，资方认识到，谈判过程中职工并没有提出过分的要求，“不是来搞对抗的”，无论对于企业还是职工，签订集体合同都是一种互利共赢。

2012年5月29日，宜家家居有限公司签订了华东地区首份集体合同，覆盖了上海宜家位于徐汇、浦东北蔡两家商场的750名职工。在这份来之不易的集体合同里，连为每一位女收银员订做小尺码的安全鞋等细节，都写在了里面，成为维护宜家职工合法权益的一道有效屏障。

从交流、到交锋、再到交融，如今，全中国的宜家商场都已陆续成立了工会并与职工签订了集体合同。

借助这样“一手拉企业，一手拉员工”的做法，王承有了一个更“出圈”的想法：利用工会等平台，让企业和居民、社区更深度地融合起来。

宜家家居所在的徐汇区田林街道，成立于1985年，居民区的很多基础设施相对比较陈旧，无法满足周边居民的需求。

“能不能把宜家搬到社区里去？”

老城区停车难？协调之下，宜家徐汇商场夜间向居民们开放地下停车场，提供“潮汐式”停车服务；

企业自建“爱心妈咪小屋”有难度？就把宜家设计师送入市总工会的公益项目训练营里手把手教，贴心地为企业设计分星级的建设“菜单”，让企业可按样板间“点菜”，优先配送安装，如今已有2000余家企业加入“爱心套餐”。

在王承看来，“出圈”的前提条件是“双赢”，找到企业和社区深度融合的平衡点。如今，宜家

却说：“时间不等人，达日县的黑土滩治理，不能拖后腿”。

达日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李有福说，大家怕罗日盖退休，草原上需要这样一熟悉每一片草场、每一户人家的“草原专家”，又怕他继续这么奔波，万一哪天再犯心梗，倒在草滩上，达日县草原可就没了半边天”。

2016年10月，结束野外作业的罗日盖，突然呼吸困难，犹如大石压在胸口。连夜送医确诊为心梗后，第二天他便被紧急送到西宁，接受心脏搭桥手术。

转诊路上，汽车碾过碎石，陷入泥坑。颠簸中，意识不清的罗日盖还在念叨：“10月有草场验收，11月要测黑土滩”。

经过抢救，转危为安后，罗日盖在病床上躺了不到两月，就背起帐篷，换上冲锋衣，重返草场。

“这是阿克（叔叔）这么多年来，休息时间最长的一次。”达日县草原站干事苏尼么措说，大

越来越觉得自己是社区的一部分，积极参与到社区的各种综合治理工作中。

在街道的支持下，王承组织挑选了几位熟悉宜家产品的同事，一个居委一个居委地走访、测量，了解社区工作的需要，匹配适合社区的设计风格、价位。田林街道的一些邻里小汇、党建服务站、居民区活动室，有了全新的公共“客厅”设计，打破了原有行政化的模式，用开放、互动的方式，打造了一个“家外之家”。

“宜家的愿景一直是：为大众创造更加美好的日常生活，我们希望企业愿景能和实实在在的社会服务结合在一起，让外资企业和社区深度融合起来、共同发展、共建共享。”王承说。

## “90后”陈庆云：70年只爱一种化学元素

在田林十村一栋老房子的顶层，一对老夫妻的房子尤为安静，他们很少出来遛弯，屋子里也鲜有声响。邻居们并不知道，这里住的陈庆云院士是我国有机氟化学领域的创始人之一。

陈老今年已经91岁了，却依然每周二、四、五的上午到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所上班，带博士、硕士，做课题，看文献，帮助学生修改开题报告，全程参加组会，其余大部分时间，他就安静地待在房间研读氟化学方面的文献，从20多岁到如今，陈老已经坚持氟化学研究近70年。

1956年，陈庆云前往莫斯科留学，攻读副博士学位。在没有进入实验室前，老师一对一教他俄文。那会儿正好赶上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跟老师学的第一词就是“人造卫星”。

“那时我就感到，国家实力和科技创新密切相关，科技创新又离不开基础研究。”陈庆云说。

上世纪50年代，“两弹一星”工程所需新型化工材料——氟橡胶，可以用于航空、导弹、火箭等尖端技术和仪器、机械等工业领域，美国杜邦1948年就已成功实现商业化生产，但对中国一直进行封锁。

回国后，陈庆云所负责的，就是氟橡胶中一个成分的获取方法。那时，这一成分需要电解制作，费劲费力气。在陈庆云和团队的不懈努力下，两三年后找到了新办法。直到今天，全世界都还在使用这一新方法进行合成。

尽管科研成果已经从实验室走到了工厂，但陈老依然时常谈起自己的两大遗憾：一是理论方面的储备不够，如果再上一次大学，一定把物理和数学等基础学科学得再深一点；二是应用方面做得还不够。

在他看来，基础研究的“最先一公里”很重要，有效衔接成果转化、市场应用的“最后一公里”同等重要。数十年来，他一直和自己的学生强调，“终究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东西才可以”。

“我到杜邦去参观，夸他们干得好，他们说我们老板有钱，挣来的钱不是满足于今年赚钱、明年赚钱，而是投入下去，十年以后赚大钱。所以杜邦厉害啊，不赚小钱。”陈庆云说，我们现在的基础研究，也得同步考虑怎么转化应用，“科研最终要从瓶瓶罐罐，走到工厂里去，走到对国民经济起作用的地方去。”

2017年，一位爱尔兰化学家在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详细介绍陈老开发的一种化学试剂“陈试剂”的研究和应用情况，作者认为这一有效的试剂没能得到充分利用，希望通过评述让更多读者注意到。

看到文章，陈老不仅没有因为自己的研究被国际同行关注而高兴，反而忧心忡忡，“文章说‘陈试剂’是被遗忘了的试剂，这从一个侧面反映的是，从基础研究走向工厂应用，中间还有很多阻碍要突破。这些困难，是每一个科研人员都需要去攻克。”

在陈老和团队长达70年的持续努力下，到本世纪初，国外的同行给了上海研究“氟”的团队一个特别的称号——“上海氟化学”。只要是这一领域的同行，都知道这支力量强悍的研究团队。

“我们做学术研究有三个‘金标准’：The first，你第一个发现的；The most，你做得最多；The best，你做得最好。”陈庆云说，团队中所有人都用这个“金标准”来要求自己。“最终，不看头衔、不看表彰，看的是没有做原创性引领性的工作，在中国形成一个点一条线，甚至一个面，最终带动一个群体。”

陈庆云虽已退休多年，依然坚持参加各类学术会议，阅读最新的学术文献。在他的学生看来，陈老似乎有一个阅读量巨大的“百科全书”，当学生遇到问题，陈老可以一口说出哪个最新文献是和这个问题相关的。

“如果我一个星期没看文献，就会心里发慌。那么多新材料，就算不睡觉我也看不完啊！人活着就是要渴望新的知识，不然就没意思了。”陈庆云说。

家提醒他注意身体，他总说“只要还有黑土滩，我就坐不住。”

罗日盖常说：“草原上的人没有家。”家里修新房，妻子好不容易联系上他，“能不能回来看下咱家房子？”然而新房修完了，也没等到罗日盖回家的身影。

从小到大，四个女儿的家长会，罗日盖一次没去过。如今，在外地上大学的女儿，回家想见父亲，也只能“碰运气”。

“草原就是父亲的家，我们一家人都会支持他。”罗日盖小女儿依吉说，每次坐车回家时，看到路边一片片绿意盎然的草原时，心里就会油然而生自豪感，“这背后是父亲的心血、骄傲”。

“罗日盖就像大草原上一棵小牧草。”青海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汤宛峰说，他40年如一日，无怨无悔地扎根在草原，在一片片黑土滩上培育出一缕缕嫩绿的牧草，默默无闻诠释着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担当。

望着黄河两岸，漫漫草场上牛羊成群，罗日盖露出不尽深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只要还活着，我就要守在草原上，让更多黑土滩，变成保护生态的绿草原、牧民致富的金草原。”